

十年來國際局勢的演變與展望

鄧公玄

一 前言

本刊出版迄今十年，在此十年之中，國際風雲變化萬端，我們回顧起來，實在有不勝今昔之感。當一九六一年的今天，正是冷戰醞釀巨變之際，那時，我們的世界雖仍為美、蘇兩超強分執牛耳之日，然而由於不結盟國家之抬頭，美、蘇實際已漸漸失其控制兩大集團的把握，所以國際上已隱然有趨向多元化的跡象了。

當一九六一年的時候，美國為青年有為的甘迺迪初任總統，而蘇俄則為老奸巨猾黑魯雪夫獨攬大權。最初黑魔很想利用甘氏的缺乏經驗，達到美蘇的和解，嗣見甘氏應付是年豬灣事件失敗的事實，便立刻加強其對美國的壓力，使剛見和緩的雙方關係再行惡化。經過甘、黑在維也納會談之後，一個如大夢初回，心懷戰慄；一個則驕氣陡增，愈無忌憚。於是不久發生柏林圍牆的鬧劇，使歐洲局勢陷於岌岌危殆。到了一九六二年夏間，黑魯雪夫眼見飛彈優勢漸漸喪失，自不能再對西方施行敲詐，因而異想天開，竟企圖在古巴秘密建立飛彈基地，以為一旦成功，則美國惟有投降稱臣了。不料事機不密，其陰謀旋被美國偵破，甘迺迪乘其工事未竣之際，即下令動員三軍，同時向蘇俄提出哀的美登書，限其立刻自動撤消飛彈基地。黑魯雪夫看見美國準備攤牌，除了冒核戰危險而外，自然惟有向美帝屈膝。因此，他要求甘迺迪允許以不進攻古巴為條件，而靦顏接受了美國的要求。此一場驚險局面雖因而煙消雲散，然從此所生之影響實難以估計。

在古巴事件之前，冷戰是單純的兩極化東西鬥爭，除所謂不結盟國家的投機取巧而外，國際間的問題無不惟美、蘇的馬首是瞻。自時厥後，即逐漸

變為複雜的多元化混戰。因為在共產集團方面，匪、俄衝突由表面化而嚴重化，使昔日一元化的共產集團變成四分五裂。其在自由世界方面，不但不能不結盟國家日形抬頭，即美國的盟邦亦多與美國分道揚鑣，而最顯著者，厥為美、法的分裂。由匪、蘇的衝突與美法的分裂，於是使美、蘇反而對某些重要問題轉趨一致，例如有關核子擴散問題，其立場即完全相同，因此遂產生一九六三年七月間美、英、蘇三國簽定局部禁試核子條約的事實。更由此項條約而更促成匪、法利害的一致，不但使匪、法加緊發展核子武器，同時也促成匪、法的建交，使東西冷戰陣線支離破碎，造成國際上的混亂局面。

本來美國在古巴事件之後，其威望業已大為重振，應該可以有所作為，但因甘迺迪提出的「大西洋社團」(Atlantic Community)計劃，無端的觸怒了法國戴高樂，於是使美國在西歐的地位反而為之下降，其後復因美國陷於越戰泥淖之中，內外困難，與日俱增，益使美國威望遭受重大損害。其在共產集團方面，蘇俄雖受共匪的挑戰，其領導地位亦受影響，但在其他方面並無類似美國在越南的泥足，故仍能對中東北非地區擴張其侵略野心。共匪內部固因文化大革命之混亂而深遭打擊，然而竟能竭澤而漁，試爆核子成功，使其得以起死回生，甚至提高其國際比重。於是美、蘇、匪隱然造成鼎足而三的新形勢。

當美、蘇、匪三角抗衡的新形勢初成之日，亦即尼克森繼詹森出任美國總統之時。在他於一九六八年秋間接受共和黨提名競選時，即主張對美國對外政策予以全盤的檢討。及一九六九年一月，尼氏就職演說時，提出「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已臨」的口號，遂逐漸形成所謂「尼克森主義」。尼克森主義之實施，遂使整個國際局勢作加速度的轉變，目前顯已重現混亂的嚴重現象，使研究國際問題的人士更陷於眼花撩亂的新階段。國際間許多

具有遠見的政論家，認為尼克森主義所要求的和平共存將如鏡花水月，且有促成另一次世界慘劇之危機。所以然者，因為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盾，斷非談判所能解決也！

一一 古巴事件導致兩超強地位的動搖

我們知道自二次大戰後冷戰開始至古巴事件止，在那十多年的期間，純粹為美、蘇抗衡的兩極世界，尤其在韓戰以後，美國在共產鐵幕邊緣建立了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包圍陣線，把共產國家完全隔離起來。迄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發射了地球衛星，擁有洲際飛彈之後，蘇俄已有突破美國包圍的野心，可是由於種種因素之存在，蘇俄仍不敢和美美國攤牌。等到美國努力趕上了火箭差距，蘇俄遂再度喪失其在冷戰中的優勢，由於黑魯雪夫狡猾性成，竟異想天開，忽於一九六二年夏間，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不料其陰謀旋被美國偵破，以致弄巧反拙，不得不臨陣脫逃，向美帝投降。因此，不但蘇俄外強中乾的弱點暴露無餘，使其威脅自由世界的聲勢銳減，即其在共產集團的地位，亦遭受嚴重的打擊。於是中共乃敢公然與蘇俄爭奪領導之權，而其東歐附庸國亦產生離心現象，無怪西歐各國的恐俄心理大為輕減。

其在美國方面，因古巴事件的勝利固然使其威望直線上升，但同時也因此引出新的麻煩。甘迺迪對黑魯雪夫本來是深具戒心的，可是經過此次的交手以後，馬上提高自家的信心，於是乘機提出他的「大西洋社團」的大計劃。所謂大西洋社團計劃的要點有三：（一）建立北約國家的共同核子武力體系（除美英兩國外，其他國家不應單獨發展核子武器），以加強對西歐之軍事控制；（二）主張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並透過英國而加強美國與西歐國家的經濟關係；（三）促成「歐洲聯合」組織，使美國與其建立聯盟關係，加強美、歐政治團結。我們站在客觀立場上看，這種計劃雖不免含有自利的動機在內，但從世界反共鬥爭上來講，這是非常遠大而非無可非議的構想。

不過甘迺迪的構想雖好，可惜他提出的時機則非。為什麼呢？因為假使當黑魯雪夫以洲際飛彈恐嚇西方國家之日，甘氏而果提出此項計劃，則西歐各國勢當如大旱之望雲霓。於今蘇俄既已有氣無力，弱點暴露，則西歐國家遭受侵略之可能性自然大減，因而對美國保鏢的依賴，也跟着驟形降低。加

以是時法國戴高樂結束了阿爾及利亞戰爭，方欲重振拿破崙時代的光榮，見甘迺迪大計劃的提出，認為如果法國接受了美國的計劃，那麼，法國勢將永遠淪為美國的附庸。所以戴高樂不顧美國救命之恩，斷然拒絕甘迺迪的要求，決意和美國分道揚鑣，同時並提出他自己的大計劃，希圖建立他自己的第三勢力。於是戴高樂首先拒絕美國建立共同核子武力的要求，決心單獨發展法國的核子武力。第二步即為斷然否決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申請，至於甘氏的第三項主張——建立「歐洲政治聯合」的計劃，自然更在無形中成為泡影了。美法關係頓形分裂，甘氏為挽救起見，曾親訪西歐若干國家，以期爭取同情，孤立法國，但戴高樂業經獲得西德艾德諾的支持，使甘氏惟有徒喚奈何。

當此之時，一方面是美法齟齬日深，他方面是匪俄衝突愈烈，於是使昔日東西抗衡的生死對頭——美國與蘇俄——反而深感到若干重要問題，其利害是彼此一致的，例如關於限制核子武力一端，尤其是完全相同。所以到了一九六三年七月，由於匪、俄莫斯科會談失敗後，美、英、蘇三國局部禁試核子條約的簽定即一拍即合了。大家都知道此項條約的主要目的，即在藉國際壓力使匪、法停止核子試爆，不料結果則適得其反，不獨使匪、法加緊試爆核子之冒險，且使匪、法互相勾結，竟至建立邦交。匪、法邦交之建立，其本身意義雖不足重視，然因其對東西冷戰陣線的打破，以致造成整個國際局勢的混亂，其影響之大，實不容忽視。因為自此以後，東西冷戰實際已難有東西之分，陣線凌亂，敵友難分，各國既失共同立場，於是形成多元化的混戰局面，這是二次大戰後所未嘗有的，因此，冷戰雖仍演進不已，然兩極世界則已幻滅了。

三 越戰失策與美國威望的衰落

我們知道，當蘇俄公開向美帝屈膝之日，不但是共匪與蘇俄分道揚鑣之時，同時也是共匪高唱繼承史達林路線，執行戰爭目標，貫徹赤化世界政策之時。因此，共匪不獨發動了中、印邊界戰爭，而且挑起了北越侵略越南的戰爭。當時美國本骨牌互倒理論，毅然對南越提出軍援援助，並挺身參加作戰任務，當然以為越南戰爭不過是癩疥之疾，美國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達到

光明和平的目的。

不料到了一九六四年一月，當戴高樂在宣佈與共匪建交的同時，竟提出「東南亞中立化」的口號。這項口號的含義是非常毒辣的，其目的有三：（一）對美國在越南作戰給予重大打擊，意圖迫使美國自東南亞撤退；（二）對共匪奉獻見面大禮，使其得以輕取越南三邦；（三）希圖恢復法國對印度支那的說話地位，藉以增強其第三勢力的基礎。

戴高樂提出「東南亞中立化」的口號以後，美國朝野人士皆知其為「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是時適詹森剛繼任甘迺迪的遺缺，登上了寶座，自然不甘示弱，所以立刻發表聲明，美國決不能放棄越南，同時更採取積極行動，不惜完全承擔戰爭重擔，而共匪與北越受到戴高樂的鼓勵，也加緊擴大越南作戰，自始就是沿襲從前在韓國作戰的老戰略，其目的祇在維持北緯十七度的防線，故聲明美國不在摧毀北越共產政權，也不是在求得勝利，而是以戰迫和，達到南越的穩定與安全。其後兵連禍結，師老無功，詹森利用東京灣事件，雖曾下令轟炸北越，然因始終不敢進攻北越，甚至進行轟炸北越時，亦不敢對北越政治經濟的要害——河內與海防——加以破壞。北越與越共既明知美國無心戀戰，故雖遭受嚴重創傷，而仍忍痛犧牲，不肯屈服。其後雖同意和美國在巴黎進行和談，而仍持虛與委蛇態度，迄無結果。美國以世界超強地位，竟不能擊敗區區北越，以致頓挫銳氣，自然引起國內外姑息主義者與共黨同路人的抨擊，甚至引起美國青年發生大規模反戰示威運動。同時又因越戰消耗不下二千億美元，使美國預算赤字日升，國際收支大形逆轉，財經困難亦有不可收拾之危機。

一九六八年，適為美國大選之年，詹森遭到的困難既無法減輕，而民主黨左派政客遂乘機予以重大的抨擊，使詹森不得不自動宣佈放棄連任的競選，詹森既放棄競選，益引起民主黨政客的爭奪，造成四分五裂。民主黨既已分裂，尼克森乃得以中間偏右的姿態獲得當選。當尼克森當選之時，美國的威望實已陷入低潮，無怪其自始即欲從越南擺脫了。

許多美國人士，乃至國際政論家，往往以為美國在越南作戰自始就是不智與不必要的冒險，甚至原來力主越戰的人士，也有中途後悔者。其實，美國在越南作戰，與美國在韓國作戰是同樣的意義，其結果所以不能達到韓戰

時的同樣目的，乃是因為美國在韓戰時敢於越過北緯三十八度，而在越南則始終局限北緯十七度以南，而對北越轟炸又不敢對河內海防進擊之故。當然，美國所以開始就採取自縛手足的戰略實因其力求避免與共匪的直接衝突，以免和共匪的人海戰術相周旋，等到越戰拖延，共匪試爆核子成功以後，益使美國不敢冒險，所以卒致陷於泥淖不克自拔。假使美國開始即本勝利第一的原則以參加越戰，則以美國強大軍力與精良武器，放手進攻北越，以泰山壓卵之勢，展開掃蕩工作，則早已達到速戰速決的勝利，然美國不此之圖，自取其咎，可見美國之受挫於越南，乃是戰略的錯誤，非政策上的錯誤。

四 三角抗衡與美國防堵政策的破產

當東西冷戰發生之始，美國因為擁有原子武器的專利，同時在自由世界的威望正如日中天，所以以為只要在共產鐵幕邊緣建立遏阻陣線，即可制止共產洪流的侵襲。而且認為包圍既久，共產國家內部必將發生變化，如非自行崩潰，即將接受西方生活方式，逐漸喪失其赤化世界的野心。所以美國決策人士，本其傳統的門羅主義，制定「防堵政策」。殊不知原子秘密乃是科學的技巧，並非神祕的魔術，既是科學的技巧，絕對無法永久保持秘密。假定在冷戰之始，美國利用其獨特的威望，以原子武力為後盾，及時對蘇俄施以壓力，促其自動解除鐵幕，或在韓戰時期，採納麥克阿瑟將軍的戰略，對共匪偽政權實行予以摧毀，則今日的許多後患均當無形消滅了。可惜美國人缺乏遠見，也沒有偉大的戰略家，他們在過去二十餘年，雖然曾經為保障自由國家付出極高代價，但因其墨守消極的「防堵政策」，卒致弄到今天的焦頭爛額。

當一九五〇年，蘇俄獲知原子秘密時起，美國即已喪失其原子武力的專利地位。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發射了地球衛星，使蘇俄的火箭超越了美國。所以當黑魯雪夫運用洲際飛彈向美國進行反擊時，美國幾乎無力招架。所以到這時止，美國的「防堵政策」業已達到邊際效用的程度，不能不改絃更張了。可是因為美國很快就趕上對蘇俄火箭的差距，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事件，使蘇俄遭受重大的打擊，同時引起匪、俄的衝突與美法的分裂，而冷戰則趨於複雜與混亂，才使美國的「防堵政策」暫時免於破產，美國在越南的

作戰，實際上就是對「防堵政策」的一種最後努力。

我們在前面業已說過，美國之參加越戰，不是政策的錯誤，而是戰略的錯誤。因為美國在越戰中，好像宋襄公假仁假義的作風一樣，結果當美國大軍消耗於越南叢林野沼之際，共匪却完成了初步核子試爆，悄悄的躡上核子強國之列。至於蘇俄雖受共匪的挑釁，對共產集團的領導地位雖不無損害，但蘇俄乘美國無暇西顧之日，利用以、阿戰爭的機會，不但對中東與北非阿拉伯國家加強了控制，而且其黑海艦隊也伸入地中海，和西方分庭抗禮，甚至其遠洋艦隊竟敢遊弋於印度洋與太平洋海面，這是蘇俄所夢想不到的意外勝利。

至於法國戴高樂的第三勢力，固然注定失敗，可是由戴高樂對美國與西方集團所給予的禍害，則是無可估計的。所以戴高樂的一念之差，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不獨損人而且更不利己，從整個反共鬥爭上講，他真可謂害羣之馬。然而戴高樂之所以毅然要和美國分道揚鑣，也未始非因其憤於美、英對法國的歧視，假如當時美國答應戴高樂共享核子秘密的要求，或者使其在心理上能夠滿足其虛榮心，我想他也不致挺而走險。例如一九六二年底，甘迺迪與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在伯慕達會議，討論有關共同核子武力的計劃時，如同時亦邀請戴氏參加，顯然就不會使戴氏引為反對的口實。可是那時甘迺迪扭於古巴的勝利，方趾高氣揚，無暇顧慮及此，以致因小失大，美國的一番好意，反而促成美法的分裂，影響整個反共鬥爭的大局，陰錯陽差，實甚可惜！

由此可見美國的「防堵政策」既未能遏阻共黨侵略，反而使匪、蘇均夜郎坐大，結果造成鼎足而三的形勢。同時在自由世界方面，美國的領導地位也每況愈下，甚至因越戰的拖延，對內外均有不勝負荷之勢，因而認為惟有完全擺脫之一途，於是美國的「防堵政策」乃正式宣告破產了。

五 尼克森主義造成的國際新危機

尼克森本是以反共起家的美國政治家，一九六八年乘詹森自動放棄競選，又乘民主黨內部的分裂，故能以中間偏右的姿態躍登總統寶座。可是他上台的時候，深感美國過去的努力大有付諸東流的現象，認為美國必須改絃易

轍了。美國的「防堵政策」已告失敗，原是鐵的事實，但尼氏提出的新政策，其所根據的大前提——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已臨，却毫無客觀的可靠性，我們早經予以誠懇的批評，並且提出了衷心的忠告。

尼克森本可從長遠途程來看，把消極性的「防堵政策」改為積極性的「解放政策」，即令他不敢採取這種偉大的政策，也未嘗不可採取冷靜的客觀政策，對匪、俄鬥爭均不作左右袒，聽其自然發展，等到匪、俄發生火併的時候，美國自可相機而動，坐收漁利，這種下莊刺虎的謀略，應該是美國所應採取的上策。但尼克森却從短程出發，尤其是亟亟於以個人得失來考慮其決策，於是利用匪、俄交惡的事實，與匪弱俄強的情形，表示助匪抗俄，以期取悅共匪，使其同意美國安全自越撤退，並使美國逐漸擺脫對亞洲地區的重担。這樣，他以為便可以向美國選民報帳，奠定其連任總統的基礎。

他根據他的短程構想，於一九六九年七月，當他訪問亞洲，行抵關島的時候，便宣佈了他的新亞洲政策，其要點如下：（一）今後亞洲國家的安全，應由亞洲國家自行負責，不能再依賴美國。（二）美國仍將履行其對亞洲盟邦的條約義務，但希望減少軍援，尤其不能再賴美軍參加作戰。（三）對越南戰爭，美國將採越戰越化政策，使美軍得以陸續撤退。在尼克森訪問亞洲的同時，美國當即宣佈對中國大陸採取若干片面示惠的行動，接着又宣佈放鬆對共匪禁運的限制。一九七〇年一月，美匪恢復了久已停頓的華沙會談，祇因美軍進入高棉而再度中斷。同年七月，美國宣佈，在不排斥中華民國席位情況下，美國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是年十一月，美駐聯合國代表非力浦發言，重申前言，以致是年中國代表問題之表決，使我遭受空前的兩票逆差。

本年（一九七一）二月，尼克森在其第二次國情咨文中，復正式主張讓中共進入聯合國，並宣佈「兩個中國」的方案。所謂「兩個中國」方案者，即一面強調美國仍將尊重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其附屬機構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則聲明要與中共接觸，改善關係，並希望其成爲國際社會中建設的一員，同時在不排斥中華民國合法地位條件下，歡迎共匪進入聯合國。至於中華民國與共匪間的爭端，他主張應循和平途徑達到和平解決。

尼克森雖然對共匪獻媚，但共匪久無具體反應，直至今年四月間，共匪

始突然宣佈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匪區，其後又陸續允許美國姑息份子，尤其共黨同路人前往訪問。於是掀起所謂「乒乓外交」的醜劇，使美國人認為二十餘年的死結業已解開，美國朝野人士之申請訪問匪區者，不啻如飛蛾撲火的一般，即尼克森本人亦屢次表示願意親訪匪區。共匪發動「乒乓外交」以後，尼克森更自動宣佈採取五項措施，其中包括美、匪雙方直接貿易在內，二十餘年的對匪禁運政策，至此遂等於完全撤消。

因為尼克森不惜完全撤除藩籬，所以共匪才開始對尼克森伸出魔手，而有尼克森將於明年五月以前，親往匪區訪問之宣佈。這一宣佈不但使世人震驚，而且事前做到了絕對保密。不過此事也並非突如其來，早在今年春間羅馬尼亞總統訪問匪區時，尼克森即已托其從中斡旋，鋪平道路，而今年七月七日至九日，尼克森更派遣季辛吉潛赴北平，與周匪秘密商談，始得正式獲致此項邀請。尼克森在聲明中，特別強調下述各點：（一）中（共）美兩國領袖之會議，在尋求兩國間關係之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切問題交換意見。（二）在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一種新關係行動中，決不犧牲我們的老朋友。也決不用來對付任何其他國家。（三）基於此種精神，將從事於一次和平旅行。

我們把尼克森的聲明細讀之後，深深的感到惶惑，因為尼氏是美國的代表，而美、匪之間不但沒有邦交，而且共匪始終以美帝為頭號敵人。尼氏竟不惜屈膝前往，實際不啻等於負荆請罪，此種史無前例的奇恥大辱，而美國人竟報以歡呼，實屬咄咄怪事。至於尼氏聲明「決不犧牲老朋友」（當然指中華民國而言），以及所謂「決不用以對付其他國家」（無疑的是指蘇俄而言），這兩項聲明顯然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尼克森於七月十五日，宣佈行將親往匪區，固然不啻是在國際上投下一枚政治核彈，其將發生嚴重的災害固不待論。不料尼克森一不做，二不休，復於八月十五日，再投了一枚經濟核彈，突然宣佈了美國的新經濟措施。其要點如次：（一）立即實施為期九十天的所有工資、物價與租金的凍結。要求國會減少今年稅收六十三億美元，以及採取預料在國際貿易中可能造成美元貶值的行動（原定美金三十五元換一盎斯的官價，停止兌現）。（二）允許美元價值在與其他國家的貨幣關係上得以浮動。（三）對美國所有輸入貨物的半數，立即實施百分之十的附加稅（事實上等於一種增加新關稅）。（

四）今年工商界准許扣除百分之十的公司所得稅，以後每年為百分之五，以貼補新裝備或新機器的費用（目的在誘使工商界的現代化與擴張，以製造就業機會）。（五）減少聯邦雇用人員百分之五。原定增加聯邦費用十三億元，暫緩實施。

尼克森的新經濟措施含有對內與對外的兩方面意義，其對內方面如何，我們姑不置論，但就其對外的影響而言，顯然將造成國際上的新混亂。自二次大戰後，美元即取代英鎊成為國際交易的貨幣，今尼克森宣佈停止依照原定每三十五美元兌換黃金一盎斯的辦法，使國際貨幣成為流動性，造成全世界金融的混亂。至於徵收百分之十的海關附加稅，則無疑的對許多國家對美貿易遭受重大的打擊。歐洲許多國家以及日本均要求美國取消此項附加稅，美國堅持不允，因此日本與美國已發生極大不快。尼克森之採取此種措施固有其不得已的理由，但其九十天的限期恐怕難達預期的效果。倘將來繼續延長或採取其他替代辦法，則國際間的經濟戰勢難避免。年來美國在政治上既已逐漸喪失其國際領導地位，若再發生經濟戰，則美國對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勢更將遭受重大損害。

尼克森主義之提出，到目前還不到三年，其所已引出的國際災害，實已指不勝屈，將來如何演變雖難逆料，但是有一件我們可以斷然無疑者，就是美國人所一廂情願的「共和共存」必然會失望的。

六 今後美、蘇、匪互相鬥爭的蠢測

自冷戰發生以來，國際風雲雖變化萬端，然而在萬變之中，却有一項不變的因素，那就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所以我們可以預言，今後國際的國際局勢，無疑的仍將以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為轉移。尼克森與美國姑息主義者認為「對抗時期已過」，不管他們是基於信念或願望，將來必然會發現這是毫無根據的錯誤。其次，尼克森們相信談判可以解決國際矛盾，也會同樣的發生後悔，因為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鬥爭斷不能由談判了結。

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既仍是今後世局發展的主要因素，那麼，我們可從下列三方面來觀察：

（一）匪俄關係的可能發展——匪俄衝突雖極嚴重，可是他們的矛盾

不是信仰上的基本不同，而只是領導權與方法上的差別。所以他們雖然劍拔弩張，而實際則是同多於異，尤其對埋葬資本主義與打倒美帝的目標更是絕對一致的。在目前，共匪因為要取得美帝的聲援，不惜與美帝妥協，以增加其對抗蘇俄的威勢，乃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絕非放棄了「仇美第一」的立場，當然更不能和美帝達到真正的和平共存。

然而由於匪、美的接近，無疑也引起了蘇俄的戒心，最近匪、俄邊區再度形成緊張狀態，即因此。蘇俄對尼克森訪匪的計劃雖然並未予以正面反對，但蘇俄却迅即採取了兩項行動，以作應變之張本：（1）蘇俄與印度忽於今年八月九日，在新德里簽定了二十年為期的蘇印友好合作條約，即是以防守同盟為目的。此項條約的表面意義，在對抗巴基斯坦，而實際則係對抗共匪。（2）蘇俄又於今年九月三日，與美、英、法簽定四國柏林協定，解決了二十餘年來的柏林糾紛。前者在奠定包圍共匪的一項礎石，後者在和緩西方防線的緊張，俾得解除後顧之憂。而且蘇俄首腦並準備於最近期內分別訪問南斯拉夫與北越，而日、俄亦有互相拉攏之跡象，可見蘇俄對匪、美的接近，不但反應靈敏，而且正在嚴陣以待。

至於共匪方面，邇來不但向美帝發出笑臉，而且加緊與自由國家伸出魔手，去年既與加拿大、義大利、智利等國建交，今年又得土耳其、伊朗、獅子山等國的承認。此外，對共產集團國家，除拉攏北韓、北越外，並深入蘇俄附庸集團，除阿爾巴尼亞已成共匪走狗外，且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加緊勾結，其意顯欲造成對蘇俄的反包圍。且共匪正謀進入聯合國，並取安理會常任理事，苟其陰謀得逞，則共匪不但在歐亞地區與蘇俄對抗，即在聯合國亦可與蘇俄分庭抗禮。

然而不論匪、俄鬥爭是真是假，也不論其是否更趨惡化，照目前所已表現的事實看，共產國家的侵略勢力顯有日形繼續增高之勢，可見尼克森主義未見其利，已先受其害。

(二)美、蘇關係的可能演變——尼克森的對匪妥協，其主要目的，當然在求得共匪的諒解，俾能自越南安全撤軍，同時能夠由亞洲逐漸擺脫。但尼克森所賴以取悅共匪者，無疑的在助匪抗俄，這是公開的祕密。蘇俄對此，業已採取若干對抗行動。其次尼克森認為美匪拉攏，附帶的可迫使蘇俄對美俄談判，例如有關限制戰略核子器（SALT）的談判，勢當自動讓步。

最近蘇俄對柏林問題的讓步，固然可以視為由此影響而來，但蘇俄對柏林可以讓步，未必即將對SALT談判也可作同樣的讓步。反之，蘇俄對美國勢將加強冷戰的行為，最近蘇俄艦隊公然遊弋於夏威夷羣島海面，就是有意劃的顯著例證。

其次，中東問題最近亦有緊張局勢的出現，而美國對中東問題，顯然處於愛莫能助而又是不能不問的境地。蘇俄很可能加緊支援阿拉伯國家的軍經要求，令其製造以、阿間的事端，間接的使美國陷於尷尬狀態，迫使美國央求蘇俄的合作，因而不得不對蘇俄有所讓步。

再者，美國在歐洲方面的威望，原已大為低落，今蘇俄既對柏林問題表現和緩的誠意，使西歐各國，尤其西德與蘇俄及東歐關係無疑的將日趨好轉，倘蘇俄再更進一步示惠西歐國家，則其倒向蘇俄懷抱的可能性更大。苟如此，則北約組織勢將瓦解，則美國惟有完全自歐洲撤退了。

此外，還有古巴問題。蘇俄因對古巴建立飛彈基地，遭受一次空前的慘敗，但黑魯雪夫却在失敗中獲得一項極大的勝利，因為甘迺迺迪輕易答應了他的不進攻古巴的條件。因此，古巴始終成爲美國的心腹之患，終有一天會對美國造成嚴重威脅。當尼克森宣佈訪匪後，即有人警告，蘇俄可能再向古巴進行冒險。這種警告，顯然不是杞人憂天，蘇俄怎樣利用古巴，雖不可知，但這是對美國將軍的一着妙棋，以蘇俄頭目的老謀深算，恐怕他們決不肯輕易放過。

(三)美對匪勾搭不啻開門揖盜——尼克森之決定訪問匪區，顯係基於認識上的錯誤，以爲共匪內部業已穩定，但最近消息傳來，大陸內正醞釀嚴重鬥爭，而匪、俄邊區又形成緊張局面，其將發生動亂，乃屬必然之事。尼克森理應審慎從事，然尼氏仍一意孤行，尚無反顧之意，實屬不智。尼克森之宣佈訪匪，不但對我中華民國造成重大影響，即對匪、俄關係，乃至對美、日關係與德、俄關係，均已產生莫大的刺激，嚴格言之，此不啻係在國際上投下了一枚政治核彈。其次尼克森在本屆聯大開幕前夕，重申其讓共匪進入聯合國之議，並擬以安理會常任理事相拱送，以作其訪匪前的禮品。然而共匪並不以此爲滿足，所以如果照美國所提方案通過，中華民國仍保持聯合國的地位，共匪是否將拒絕進入聯合國，仍未可知。可見尼克森雖犧牲老朋友以討好其敵人，恐怕仍不過是拍在馬腿上而已。

美、匪間的真正矛盾，實際不在聯合國方面，因為共匪的主要目的有二：（1）要求美國無條件自越南及整個東南亞撤退，驅逐美帝於亞洲大陸以外；（2）要求美國撤退第七艦隊，撤退在台駐軍（其實美國在台並無駐軍），放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使共匪得以攫取台、澎、金、馬。尼克森對上述兩大問題的答案到底如何呢？我們無法知道。但是我想這兩大問題都不是他個人所能任意作答的。關於前者，如果尼克森貿然同意，則東南亞將立成真空，即令共匪未必全部席捲以去，也將成爲匪、俄爭奪的一塊大骨頭。這樣，不但美國二十年的努力悉付東流，而且美國威望與安全都有莫大的威脅，尼克森敢不顧後患嗎？關於後者，更不能由尼克森擅自作主，因爲我中華民國有蔣總統的英明領導，有一千四百萬軍民的擁護，有海外一千七百萬僑胞的支持，大家一德一心，爲反攻復國的神聖目標而共同奮鬥，尼克森縱使想胡作非爲，也無可奈何。既然上述兩大難題，尼克森無法解答，那麼，他自投羅網，恐怕只有自討沒趣而已。

其實，美、匪接近的可怕陷阱，還不止是尼克森的親訪匪區，而是美國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作法。尼克森一再聲明，準備和共匪恢復正常關係，意圖與匪建立邦交。其次即爲尼克森引匪進入聯合國並令其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之妄圖，共匪如仍採杯葛政策則已，否則，勢將乘機派遣大批擴濶，以出席聯合國爲名，而以搗亂聯合國爲鵠的。不但此也，共匪且將勾結美國新左派與黑豹黨，一面進行傾銷毒品，以腐化美國社會，一面進行統戰，製造羣衆暴亂，掀起革命運動。倘不幸而冒險與匪建交，則美國所可遭受的危機勢當更甚，這是美匪勾搭最能產生的可怕陷阱。然而由此也可能促使美國朝野人士一致覺醒的因素，換言之，也就是美、匪決裂，進而短兵相接的醉母。

七 在黑暗中尋求光明出路

我們把十年來國際局勢的演變與今後發展的趨勢既已略加分析，便不能不承認我們目前的處境是很艱難的，可是諺云：「天亮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所以應該是去天亮時間不遠了。因此，只要我們能够咬緊牙根，堅定信念，同心協力，向我們的神聖目標，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就必能貫徹我們的理想。

我們在前面業已指出，國際風雲變化萬端，而在萬變之中，却有一項不變的因素，那就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始終是不變的。換言之，也就是真理對邪說，正義對強權，光明對黑暗，自由對奴役的鬥爭是永遠不變的。從歷史來看，真理必然戰勝邪說，正義必然戰勝強權，光明必然戰勝黑暗，自由必然戰勝奴役，我們永遠是站在真理、正義、光明與自由的立場，所以最後的勝利必然將屬於我們。

蔣總統最近剴切詔示我們：「形勢是客觀的，成之於人，力量是主觀的，操之在我。」又說：「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亦就是鬥志而不鬥氣，那就沒有經不起的考驗，衝不破的難關，也沒有打不倒的敵人。」現在讓我們把蔣總統的詔示再加闡明如次：

（一）處變不驚——古人有言：「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樂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爲什麼？因爲祇要我們自家在心理上有所準備，早具應變的方法，任何突發事件，都可無動於中。目前國際間的風雲變化，我們既早已知之若素，當然不致因其一時的轉變而驚心動魄。反之，我們明知姑息主義者所作所爲皆將成爲泡影，並且逆知其物極必反，那麼，就不獨可以處變不驚，而且更可堅定我們的信心。

（二）莊敬自強——所謂「莊敬自強」，就是不管國際間如何演變，我們必須本着我們的國策，人人充分發揮其智慧與能力，犧牲小我以全大我，壯大我們的力量，鞏固我們的基地，以應付一切事變，以創造有利的環境。

（三）慎謀能斷——所謂「慎謀能斷」，就是孫子所說「上兵伐謀」「謀定而後動」的意思。我們不但要對於國際變化沉機觀變，而尤應準備各種應變的精審方案，及至一旦時機來臨，然後迅予把握，依照預定方案，妥爲安排，澈底執行。否則，縱使有利形勢呈現，我們也無法運用，馴至失之交臂。所以「慎謀能斷」實是達到最後勝利的條件。

總之，歷史是人爲的，我們絕不可因爲國際環境的逆轉而動搖我們的信心，我們惟有堅定我們的信心，然後才能創造有利的環境。孟子有言：「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斯言也，願我海內外同胞，人人身體而力行之，以担当時代的使命。